

世景风情故事汇，奇闻异事新聊斋

我开出租这些年



孙晓楠◎著

单身女司机千里运尸
神秘老病号车上复活
赤身少妇现身荒郊
荒唐劫匪糗事多
一个男司机和一个男司机

本书额外阅读体验：

老的哥处事经验
新司机上路宝典

读这一本书
胜开十年车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看着揪心，读着冒汗，不一口气读完绝不吃饭睡觉的一本书！

TAXI

世景风情故事汇，奇闻异事新聊斋

我开出租 这些年

孙晓楠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开出租这些年 / 孙晓楠著. —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2.6
ISBN 978-7-222-09554-0
I. ①我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1575 号

责任编辑: 马 清
责任校对: 黄河飞
装帧设计: 道一设计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书名	我开出租这些年
作者	孙晓楠 著
出版 发行	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编	650034
网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印张	16
字数	230 千字
版次	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刷	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书号	ISBN 978-7-222-09554-0
定价	29.80 元

目 录

一 拉尸 / 001

山上十里不同天，一道闪电跟着一声惊雷，大雨倾盆而下。阴阳姐放慢车速，战战兢兢地驾驶着她的出租车，脑子里乱成一片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雨越下越大，像有人站在车前用盆往挡风玻璃上泼，雨刷器开到最快那一档，都来不及刮去挡风玻璃上的雨水，根本看不清车外的路。阴阳姐不敢再开，只好把车靠向山壁这一边停住等着，随手打开示警双闪灯，防备后车撞上她，同时心里又希望这时能有辆车开上来撞她一下。

二 碰上香水瓷儿 / 024

老康有个弱点，就是喜欢漂亮的大长腿，按他的话说，那叫玉腿。在他看来，女人最性感的，莫过于一双曲线玲珑、肤色白皙的长腿。他的欣赏习惯从青春期开始，直到如今都没改变过。原因在于，老康的老婆，长了一双上下差不多粗细的白萝卜腿。没结过婚的男人，或者说没尝过腥的，不管到了哪个年龄，对女人都没有免疫力。没拥有过美腿的老康，尽管结婚十来年，对漂亮女人的漂亮小腿，始终念念不忘。

三 16万现金 / 040

中年妇女迈出几步，就遇上了一个熟人，两个人聊了几句家常话，那人问道：“您这是干什么去了？”

中年妇女说：“我刚从银行回来。”

话一出口，她一下子愣住了，只觉得腿软，天旋地转，她把那个沉甸甸的纸提袋忘在出租车上了。纸提袋里，是她刚从银行取出来的16万现金。

四 拘留所 / 048

警察刚扭过身，坐在大亮子身边的那小子就把火枪掏了出来。大亮子心里一紧，却见

那小子拉开前仪表盘的手套箱，就想把火枪放进去。大亮子吓了一跳，“嗨”了一声，忙说：“别啊，你这不是坑我吗？警察，警察，枪！”

五 神仙老虎狗 / 061

老关跟我们讲，他当年去考驾驶证时，教练跟一车学员说过：“这开车啊，驾着个会走路的小房子，遮风挡雨冬暖夏凉，还跑得飞快，幸福的跟小神仙差不多！”

学员们都笑呵呵听着，教练又说：“其实这车就是头老虎，走在街上，甭管是它自己发了脾气，还是有人揪它尾巴拔它牙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咬别人一口。”

学员们脑袋嗡一下，不笑了。

六 大牙虎 / 072

大牙虎之所以叫大牙虎，是因为胸口上文着头吡着牙的下山虎。

开出租以前，他打架时脱了上衣一亮相，十分威武。一般的老百姓怕，小混混儿见了也怩，大牙虎就以为自己能耐了，狂话放出不少，惹了一个真正的“大耍儿”。那家伙和大牙虎说呛了，操起刀就砍，虽说流氓动刀下手都有分寸，没弄出人命，但大牙虎挨了好几刀，胸前文的下山虎也被砍了个乱七八糟。

挨刀前在他所能接触到的层次里，除了法院和警察，谁横他都不怕。后来，连他老婆都不怕他。

七 你能对谁好 / 079

放下手机，踩离合百感交集，大雨仍旧瓢泼一般，世界一片冰冷，有一个人对他不好，他只能继续对她好；有一个人肯对他好，但他却无以为报。

八 女司机脖子上的勒痕 / 095

以前的出租车个个都有防护网，防护网是防止司机在驾车时，被后座的歹徒用绳子套脖子勒用的。人要是被绳子从后面勒住脖子，第一反应就是反手去拉绳子，但那一刻绳子早就陷入皮肉里，手指头绝对抠不出来。再说反手抠不如正手拉力气大，一般来说，司机碰上这种事，就是绳子一根，死路一条了！

九 撞命 / 109

大年儿这次的撞击不同以往，以前都是拿捏好的，这次毫无防备，撞得结结实实十分有力，中间那辆出租车前后受伤，尤其是后备厢，不但撞瘪了一大块，而且因为还没打正方向，撞上时是斜在左拐道的，连后厢盖都撞歪了。大年儿坐在车上发傻，知道大事不好，自己满嘴酒气，警察要是来了，肯定吃不了兜着走，醉驾拘留是逃不掉了！

十一 惊魂“艳遇” / 119

他下意识挑了一下远光灯，那女的举起一只手挡住脸，另一只手举过头，朝这边摆手。小缸子一脚刹车，停在土路上，愣怔怔看着她朝出租车这边走。她一言不发，迈在京戏里面才见过的小碎步，招着手，以极快的速度朝车头而来。

十二 素台 / 133

眼镜子心里又是一动，觉得有事要发生，他不想看清桦桦的表情，眼睛向下看着手里的水杯。长短一变焦，水杯虚化后，清晰起来的背景是桦桦的一双赤足，白嫩嫩踏在一双粉红色的拖鞋里，十个脚趾甲都染了粉红色的珠光蔻丹，煞是动人。

这双脚就在那里正对着他，很近很近，长时间一动不动。

屋子里很简陋，没什么家具，床倒有两张，一张单人床，一张双人床……

十三 死人送来的礼物 / 156

陈冰右手哆嗦着去摸脚垫上的水，果然还有些烫手。他耳边闪电般响过汤融融的那句话：“你就是块冰，我也要尽最大的能力融化你。”

撞破的水箱在挡风玻璃外面升腾起水雾，眼前的那堵墙在水雾中也看不大清楚，陈冰胸口剧痛，往事全部流回来，恍惚中历历在目。陈冰挣扎着下了车，对着那堵墙跪下来，捶着地声嘶力竭地哭道：“融融，我对不起你！”

十四 黑车和惊天大案 / 173

刘老板知道这是要命的大案，咬牙死扛，只要东西找不到下落，他还有一线希望。韩凳子这一开口，他就扛不住了，利益场上没有过命的朋友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十五 的尸 / 190

女孩又把剩下的两杯白酒喝下去，三个人开始有说有笑，开小饭店的老板见十一点多了，这三个女孩还坐着不走，就远远地递过来一句：“几位妹子，差不多就收了吧，我明天还要早起呢！”

鲍牙一挥手，把桌子上一个啤酒瓶子拨到地上，摔个粉碎，大声说：“再拿瓶白的，喝不痛快谁都别打算睡觉。”

十六 浮在水面的铁王八 / 208

一切都是发生在短短几秒钟时间内，快到三胖子和强子都没能看清那辆小轿车的后牌照号码，他就消失在夜色里。他们俩赶紧停到外环河边，只见那辆套牌车的车顶子还露在水面，车头已经沉进水中。夜色中那样子，令人咂舌惊叹，活像一只浮在水面的金属王八。

三胖子和强子紧盯着驾驶门的位置,依稀看到,那个 50 来岁的老司机,正在车里试图开车门。

十六 独蛋子 / 224

跳楼的人下半身伏在车头,上半身悬空,他的头离地面仅有几寸,看不见脸。人们七嘴八舌议论,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,老关胆子大,又不忌讳死人,索性凑近了那人,蹲下来细看他的脸。这一看之下,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呼:“哎哟!”

阴阳姐左脸左胳膊黝黑，右脸右胳膊雪白，阴阳两色十分鲜明。

有天晚上她老公兴致勃勃地翻身上来，看了一眼就泄了劲，又下去了。阴阳姐躺在那里似笑非笑，说：“你闭上左眼看，我像非洲女人，闭上右眼看我像欧洲女人，你一开出租的花一份小钱儿等于娶俩外国娘们儿，你还知足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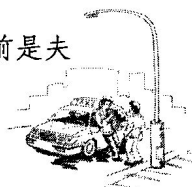
她老公被逗乐了，又要上来，没想到阴阳姐突然变脸，一脚把他从床上踹到地上去了，起身骂道：“嫁你之前我可是雪白粉嫩，你小子要是本事，我还用跟你倒班儿开出租晒成这样？我没说什么也就完了，妈的你还看不上我了？”

轿车的车窗是倾斜的，出租车司机天天坐在车里，左边挨晒，右边一般晒不着。女人比男人皮肤细嫩些，所以皮肤越白的人就越容易被晒成阴阳两色。两个人因此吵了起来，阴阳姐的婆婆就住在隔壁，赶紧过来劝架。老太太上了年纪，大脑小脑都有些萎缩，不知道谁远谁近，多数落了媳妇两句，架就打大了。这件事之后，夫妻关系急剧恶化，一点小事儿也要鸡吵鹅斗，分个公母儿。

1

2001年，阴阳姐离了婚，夫妻俩本来合开一辆车，离婚时财产一人一半。当时房子还不值钱，和一辆快报废的出租车价钱差不多。公鸡没窝儿甭想再找母鸡，于是阴阳姐要了车搬回娘家住了。

那辆出租车已经开了六年出头儿，离报废还不到两年了。因为以前是夫



妻俩倒班开，车用得狠，毛病不少，她就花了两千多块钱做了大修，还换了两条新轮胎和一个新报警器。本来准备顺顺当当开到年限，没想到地方政府突然出台了新规定，要提前更换新车。阴阳姐手里没那么多钱，就傻了眼。她找父母借，父母说没钱，让她别打换车的主意，赶紧把车卖了另找个安全省心的工作。老爹老娘本来就不赞成她开出租，一个女的，开个车在大街上拉客，谁知道会遇上什么人什么事儿？出去不知几点回来，家里能不提心吊胆吗！

阴阳姐觉得，南方前沿城市一辆出租车牌照能值几十万，这里只有五万，拿住了早晚能涨钱，所以一门心思要留住这个牌照。她铆足了劲儿四处找人借钱，由此深刻体会到了借钱这事到底有多难。亲戚不是没有，但老话讲，爹亲娘亲都不如钱亲，亲戚比自己爹娘差了一大截，想借这样一笔能买套二手独单元房的钱，难度非常高。况且阴阳姐的父母私下里都给亲戚打了招呼，亲戚们本来就不想援手，这就更有了不借的借口。

阴阳姐越挫越勇，既然大钱借不到，干脆撒下大网，亲戚朋友小姐妹每家借几千，折腾一个来月，本子上记了一大串债主名字，还差一万多块钱，实在是没地方去凑了。换车的日子迫在眉睫，阴阳姐急得眉头都能拧出水了。这天她正在马路上溜活儿，遇上一个胖女人打车，凭着开了好几年出租车的经验，阴阳姐一眼就看出这个胖女人是个生意人，绝非上班族。胖女人皱着个眉头一脸心事，上了车就闷头抽烟，阴阳姐自己也心事重重，看别人犯愁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谁都不易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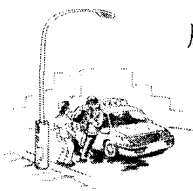
胖女人抬起头，看了看阴阳姐，说：“妹子，你也有烦心事啊？”

阴阳姐本来就有憋屈无处可诉，这一问就打开了话匣子，滔滔不绝地把换车的事念叨了一遍。那个胖女人听到最后，犹豫一下，突然问了一句话：“妹子，真有挣钱快的事，你敢干吗？”

阴阳姐脱口而出：“敢啊！”

话一出口，阴阳姐自己也吓了一跳，估摸不出这胖女人是什么意思，不会是贩毒吧？贩毒是拎着脑袋走钢丝，那可不行！阴阳姐赶紧补了一句：“掉脑袋的事可不敢干！”

胖女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那倒不会，不是什么犯法的事，但也不合法……”



阴阳姐兴趣来了，等着胖女人接着往下说，但胖女人走了神儿，半天没再开口。

2

阴阳姐憋不住又追问：“说说怕什么，就当咱姐俩儿说闲话儿呗！”

胖女人犹豫一下，问：“要跑一趟车，两天的时间，能挣一万块，你敢干吗？你胆子大吗？”

阴阳姐一听一万块，眼都瞪圆了，说：“敢啊，什么胆大胆小的，两天挣一万还有什么可怕的，我现在等钱用都要急疯了，你有什么路子就赶紧说吧，别又抻又憋的行吗？”

胖女人又点上一支烟，抽了一口才说：“妹子，我不是又抻又憋，这事我说了你要觉得受了侮辱觉得不行，你也别骂我，我也是帮别人的忙。”

阴阳姐脸上一红，心想什么事不算犯法也不合法，还容易让人觉得受了侮辱，难道是陪男人睡觉？转念一想，在新商品房一千多块钱一平方米的年代里，谁花一万块钱找个女人睡两天？开玩笑！再说自己不过是个三十来岁的离婚女人，长相一般，不愿意卖说不卖的，要真是逼到那份儿上跟小姐们竞争，自己一次最多值一两百。阴阳姐缓过神来，说：“没事儿，大姐你就说吧，我在难处，行不行都是你帮我忙。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，哪能骂你！”

胖女人说：“有具尸体，准备弄回老家安葬，想找个车运回去，这种事儿你敢干吗？”

阴阳姐万没想到是这事，吓了一跳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她不说话，胖女人也不说话，隔了一会儿，阴阳姐憋不住问了一句：“这死了的是谁啊？”

胖女人说：“是我生意上的朋友，他帮过我忙，我欠他一份人情。他是穷山沟的，一个穷小子出来闯世界，无门无路的，二十年下来居然混得不错，也算难得。这人一辈子没结婚，挣的钱都拿回老家，给兄弟亲戚们盖房子娶媳妇了。”

阴阳姐听到这里一愣，心说世上还有这样的怪人，也算新鲜。

那胖女人又说：“这人命里也不该有钱，不讲究吃不讲究穿，挣钱给别人



花行,对自己挺抠门儿。好容易都照顾好了,给自己买了辆汽车,开出去就出了车祸,颅内出血,送到医院抢救一天,花了八万多都没救过来。按规定尸体应该就地火化,但他父母不忍心连长子最后一面也没见到,自己身体又不好坐不了车。交代我无论怎么样,砸锅卖铁拆房子也要把他弄回去见一面再火葬。

阴阳姐没吭声儿,加挡减挡、加油收油继续开车。

胖女人接着说:“找车本来不难,我自己就有车,生意场上的朋友也都有车,找谁借一辆都行。但是拉个死人实在不吉利,以后谁还愿意用这车,生死有别,谁坐谁心里别扭。你既然要换车,这车也就要送拆车厂,按废铁算最多给你二百四十块钱,拉完这趟活儿大可不要了。这事我也不愿意找熟人,我不认识你,你也不认识我,事成之后一拍两散,全都省心。万一走倒霉字儿路上被运管的逮住了,罚款都有我担着,你的酬劳照拿。关键是,你敢不敢干,自己有没有忌讳。”

阴阳姐半天没说话,胖女人看了看她的脸色,笑道:“算了,当我没说。”

阴阳姐握着方向盘开车,大街上人来人往,生气勃勃,朗朗乾坤下想想人生一世不满百,万物都有生有死,自然规律。再说死人只是一种状态,也没什么可怕的。她开了一会儿,说:“我不是讨价还价,刚上车时我也跟你说了,换车还差一万四,亲戚朋友都借遍了,只借给我四百块钱的,我都厚着脸皮接着了没把钱扔他脸上。这事儿要能给我一万四,我就豁出去不用愁了!”

胖女人说:“一万四太难听,我给你一万六,图个你我俩人都吉利顺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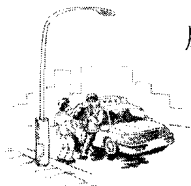
阴阳姐心里想:这大姐真是豪爽人!

3

胖女人想了想又说:“妹子,咱俩一面之交,人心隔肚皮,我也得防着你一点儿。我先不告诉你去哪里,免得你一个举报电话,半路上运管守着抓了这车。我们的事没办成,你安安全全不用多跑还照旧拿一万六。”

阴阳姐说:“大姐你放心,拿人钱财,与人消灾,我不会办那缺德事儿。”

胖女人又说:“明天你别出车,在家睡足了,晚上我招呼你。还有一条,路



上你得把手机关了,我怕你预备个短信,到时候按一个键就发出去了也不显眼儿。”

阴阳姐想了想,开车时开着手机还是关着手机都没什么,这一条也答应了。胖女人记下阴阳姐的手机号码,到了要去的地方,放下车费,也不要找零钱,就下了车。

阴阳姐把车开到人少的地方,停在路边,仔仔细细琢磨这件事,前前后后都没有明显破绽。她想了半天,觉得遇上这个胖女人纯属偶然,实在不像是个圈套。假如是想劫车,那应该找一辆比较新的出租车,她这辆车年限摆在这里,就算没有提前更换车的新规定,出租车也不值钱。抢来的脏车走黑途转卖,就她这车的成色,一两千也卖不掉。

劫色?拐卖妇女到外地?

阴阳姐对着车里的后视镜看看自己,开出租开得一张脸不阴不阳,两条胳膊两个颜色,自己老公都倒胃口,真不可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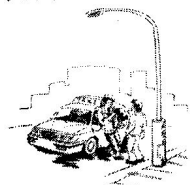
而且话说回来,谁劫车还带着一具尸体打掩护?

想到这里,阴阳姐一激灵,觉得事情有些不大对头,她应该试探一下……

4

拉尸这事当然不能和老爹老娘说,阴阳姐也不愿意找亲朋好友商量,怕她们看不起自己拉这种生意。第二天她没出车,大白天翻来覆去睡不着,左思右想,有了主意。

晚上胖女人一直没来电话,阴阳姐不知怎么回事,等到半夜十二点还没消息,知道这事儿泡汤了,换车的事也悬了,只好上床睡觉。半夜三点来钟,手机响了,阴阳姐迷迷糊糊接了电话,胖女人说事情有变,现在出发,约定了地点,让她赶紧过去。阴阳姐跟爹娘说小姐妹家里有人得病,要她去医院帮着陪床,就开车出了门。大城市里半夜也不算黑,街上华灯一片,只是难得再看见行人,阴阳姐把出租车开到约定的地点,等了一小会儿,胖女人就乘着一辆跑夜班的出租车过来,上了阴阳姐的车,指引着她一路往西,往西,再往西,出租车逐渐出了繁华的市区。



这辆出租车刚刚经过了大修，一踩油门就往前冲，跑起来动力充沛，平顺痛快。阴阳姐踩着油门开着车，眼前是郊区浓浓黑夜，背后是灯火辉煌的大城市。她扫了一眼左后视镜，见镜子里灯光笼罩的城市离自己越来越远，虽然有一万六千块钱的重酬撑着，心里仍有几分担心。

出租车拐进小路，两边都是庄稼地，再开一会儿，眼前出现了一片房子和一个极高的大烟囱。这地方阴阳姐拉乘客来过，是一个郊区的小火葬场。火葬场当然是烧死人的地方，大半夜开车到这里来，阴阳姐还真有几分渗得慌。

出租车在火葬场门口停住，黑暗中影子一闪，就走出来两个人。阴阳姐一激灵，胖女人说：“没事儿，是死者的两个弟弟。”

那两个人走过来，进了汽车大灯的照射范围，阴阳姐看人先看特征，这两人一个大马脸，一个小马脸，十分明显。胖女人问：“都说好了吧？”

小马脸小声说：“夜黑就联系好哩，这鳖孙儿人可尖哩，一点儿亏也不吃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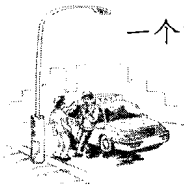
胖女人说：“办事嘛，没办法！”说着介绍了一下阴阳姐，大小两张马脸都冲阴阳姐点头，四只马眼上下打量着阴阳姐，马嘴还直吧唧，阴阳姐当时的感觉很怪，仿佛是自己刚给两匹马喂了草。

胖女人说：“那就给钱吧。”

大马脸说：“中，你说咋就咋，俺们都听你的。”说着靠在副驾驶门边，从一个黑提包里掏出了两大沓百元大钞。阴阳姐看那两沓钱足有一万多，心想坏了，这么早就给车钱，自己也没带个兜子装啊。她刚想伸手去接，却见那大马脸把提包递给小马脸，顺手把两沓钱揣进了怀里，胸口立刻鼓起来。

阴阳姐的脸当时就红了，幸亏车厢里很黑，别人都没注意。

两个马脸走到火葬场门前，伸手一推，“吱呀”一声大铁门上就开了一扇小门，两个人钻进去，隔了一会儿，大铁门就开了。胖女人说：“把车开进去。”阴阳姐就把车开进了火葬场，顺着指引，一直开到后院。大马脸进了一间屋子，很快又走了出来，只是胸前鼓鼓囊囊的一大坨没了，衣服平顺下来。接着一个戴着大口罩的男人伸出头来，左右看看，接着一回手拉出一辆板车来，



板上盖着一个白布单，白布单按人体形状隆起，下面分明是具死尸。

两个马脸撩起白布单，架起那具死尸，七手八脚往出租车上搭。戴大口罩的男人就把车推了回去。尸体上了车，一只穿着新皮鞋的脚却卡在门边，阴阳姐从出租车防护网和两个椅子背之间的空隙伸过右手，抓住那只脚的脚踝，往上带了一把，然后就缩回了手。两个马脸和胖女人都没想到这个女司机不怕死人不怕脏，肯帮这个忙，惊诧得很，大马脸还小声说了一句：“好人哩！”

但阴阳姐放了心，她昨天担心的事已经试探完了……

5

一万六千块钱在当时等于十一平方米商品房，不是小钱，什么人会这样不计成本运一具尸体？事情当然可疑，但钱数也确实让人动心，阴阳姐昨天猛然想到，如果这几个人是用拉尸为名哄自己出去，说不定用个活人假扮尸体，让自己丧失警惕。她昨晚预备了一个别针，夹在自己戒指里怀，刚才抓住尸体脚踝的瞬间，针尖就刺了进去。如果是活人，突如其来的锐利刺痛，都会有应激反应，但男尸没有任何反应。

两个马脸把男尸弄成端坐的样子，又从提包里取出一套输液吊针，一头挂在出租车防护网上，另一头用输液贴贴在了男尸手上。这样一来，不凑近了仔细看那张蜡黄的脸，只以为是病人，想不到竟是具尸体。

出租车出了火葬场，仍旧是那条两边都是庄稼地的小路，小路没灯，出租车的两道前灯照不出多远，四周一片漆黑。背后多了一具尸体，阴阳姐心里多少有些懊头，只觉得油门发紧，怎么踩都提不起车速，开出没多久，后脑勺突然一阵阴风袭来，吹得她遍体冰凉。阴阳姐吓了一跳，从后视镜一看，大马脸不知何时开了窗玻璃，从提包里掏出一把纸钱儿，一扬手撒了出去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诸位拿钱哩，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一马平川，一路平安！”

汽车带起的风卷着雪白的纸钱飞舞，飘飘扬扬飞散开来。

出租车直奔大路，阴阳姐听那两个马脸的口音，都是河南腔调，估摸他



们要去的地方必是河南,果然那胖女人指引着阴阳姐,驱车直奔荣乌高速的方向开去。阴阳姐有些担心,问了句:“走高速能行吗?会不会有检查的?”

胖女人胸有成竹地说:“没问题,灯下黑。”

阴阳姐也没其他好办法,不再多说,只管全神贯注地开车。到了高速口,天已经有些亮了,领卡时阴阳姐突然想到尸体挂的输液吊瓶是个破绽,正常情况下液体在回气瓶里是一滴一滴往下滴答,证明流入了人体。但死人的血管是不是还能输液,她根本不懂。阴阳姐来不及说了,心里怦怦直跳,但收费员坐在亭子里也没多看,递出高速卡就打开了挡车臂。阴阳姐这时才开始明白,胖女人早把一切算计好了,高速口虽有摄像头,但国道、省道往往有临时检查站,与路政人员站在车边检查相比,拉尸走高速更加安全。

她驾车上了高速,四挡挂齐,猛踩油门,好半天迈速表才上了80。出租车好像出了点儿毛病,发动机沉闷,反应极不灵敏,阴阳姐有心停车看看,但车里拉着具尸体,也不敢在高速上随便停车,生怕遇到什么意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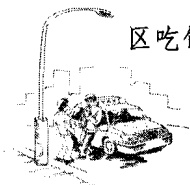
阴阳姐曾经走过这条高速,虽然不是太熟,但有路标指引,也不用担心走错。出租车里都备着暖水瓶,胖女人帮她沏了一杯咖啡提神,热咖啡一下肚儿暖烘烘的,阴阳姐精神百倍。人死如灯灭,她不去想身后的那具尸体,只当那是一袋子大米或者土豆,只要跑完这趟,她就渡过了难关,保住了这份工作。

这时候天已经亮了,高速路早晨车少,阴阳姐开着开着,后脑勺又吹过一阵阴风,原来那大马脸瞅着前后没车的空隙,又打开窗玻璃往外撒纸钱儿,胖女人扭过头说:“别撒了,万一让人看见,傻瓜都知道这车里有个死人。高速路不比国道,一个电话两头一堵,又有隔离带,你能把车扛起来搬出去吗?跑都没处跑。”

大马脸缩回手关了窗,点了点头,说:“中,你说咋就咋。”

6

因为尸体自己不能走进餐厅,又不能单独放在车里,几个人不敢在服务



车过邢台、邯郸、安阳之后，在服务区加了一次油。很多司机都喜欢加半箱油，生怕汽油加满了之后增加重量，因油耗油。但阴阳姐虽是一个女人，在加油这事儿上反而明智大气。她深知跑长途难保意外，有些加油站无油可加，一旦加不到油，油箱跑干了后果极其严重。轻了，撂在半路耽误事，雇车去找汽油更要多花钱；重了损坏汽车，油泵和催化器什么的都容易坏。比起修车花的钱，那满箱汽油多三四十斤重量耗的油钱，九牛一毛根本算不上钱。

加满油要多用些时间，加油员把油枪杆进油箱口按了自动，闲着没事，见出租车防护网上悬挂的输液瓶子，就朝车里看了一眼，问：“咋？乖乖哩，你们还拉着个病人哩？”

胖女人说：“是啊，出院不住了，医院太贵了，花不起。”

加油员颇有感触地随声附和：“娘哩个脚，啥都要钱哩！”

这么近距离都看不出破绽，阴阳姐的胆子也大起来。她绕着出租车走了一圈，四个轮子各踹了一脚，并没看出有什么不妥之处。假如是刹车分泵或者抱钳坏了，刹车抱住之后不回位，轮毂磨得烫手，汽车当然开起来发肉。阴阳姐用手摸了摸轮毂，并不烫手，奇怪这车怎么就是不大好开。既然找不出毛病，又不耽误驾驶，只好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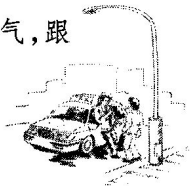
再跑下去就是一辈子追着金人要河山账的鄂王岳飞的故乡——汤阴，阴阳姐本以为还会再往鹤壁的方向走，但胖女人引着她下了高速进入国道，一路向西，向西，向西，再向西而去。

开了一段时间后，阴阳姐问：“还有多远？”

胖女人说：“还有百十公里，我只来过一次，不熟，后面要靠他们哥儿俩引路了。”

阴阳姐心中暗想，路也不算远，再跑一两个小时也就到了，这一万六千块钱挣得也未免太容易了！她觉得有些不对，正琢磨着，胖女人电话响了，听了没几句，就变了脸色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怎么扣的……不是都喂了吗……真他妈是喂不饱的饿死鬼，比儿子都厉害！”

胖女人撂了电话，又拨了一个号码，这次换了又亲切又亲热的语气，跟



某个人拉关系,说了半天,满脸失望,还不敢急,最后又把电话撂了。阴阳姐正想安慰她几句,胖女人先让阴阳姐靠边停车,跟她说:“妹子,我不能再跟着去了,反正也没多远了。他们家大娘人挺好的,地方也宽敞,你要是信得过就在他们家睡一夜,不方便就赶着往回开,天黑前差不多能回到这一带,找个旅馆凑合一夜,明天再回去。”

阴阳姐一听就觉得不妥,刚想开口,却见那胖女人从包里掏出一摞钱,递了过来:“妹子,这是六千,你先拿着,剩下的到地方他们家给。”

大马脸赶紧说:“咋?不中,一万六就一万六,都归俺们出,可不敢让大姐拿钱!俺爹脾气可大哩,知道了可不中。”

胖女人把钱往阴阳姐手里一塞,扭头说:“这是我和司机的事,你别管,我跟你们说的是一万,就是一万。”

阴阳姐十分为难,说:“大姐,你这一走,我心里没底啊……”

胖女人叹了口气,说:“没法子,不过你放心,到了这一带,就算遇上检查的都没事,就说剩口气从医院往家拉,半路就扛不住了。”说着从包里又拿出一张盖了红章的纸,阴阳姐一看,是张出院单子,不知这胖女人怎么搞到手的。

胖女人回过头,对着那具尸体看了一眼,就落下了泪,说:“大哥,我就送你到这儿了,过几天入土时,我一定过来……给你宅子加锹土。”

她这一掉泪,小马脸还没事,大马脸却扛不住了,喊了声“哥”,也掉了泪。

7

胖女人抹抹眼泪下了出租车,走到公路那边,举着一张五十元面额的大钞,拦住了一辆拉货的过路车,奔县城方向往回走了。小马脸拉开车门兴致勃勃地要下车,大马脸一把拽住他,问:“弄啥哩?”

“引路哩,坐后面不得劲。”小马脸一挣歪下了车,就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,大马脸只好一个人扶着尸体,嘟囔着:“得劲得劲,得劲你个脚,木成色的东西。”

